

Mc
Graw
Hill

Education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 丛书英文版主编\弗兰克·帕金
- 丛书中文版主编\周殿富 韩冬雪
- 丛书中文版执行主编\曹海军

东方主义

[英] 齐亚乌丁·萨达尔 著

马雪峰 苏敏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Orientalism

东方主义

[英]齐亚乌丁·萨达尔 著
马雪峰 苏 敏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主义/(英)萨达尔著;马雪峰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5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书名原文: orientalism

ISBN 7-206-04685-1

I.东… II.①萨… ②马… III.东方哲学

IV.B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3359 号

Ziauddin Sarder

Orientalism

(Original ISBN:0-335-20207-1)

Copyright © Ziauddin Sarder

Original language published b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Co. and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和美国麦格劳-希尔教育(亚洲)出版公司合作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面贴有 McGraw-Hill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5-1367

东方主义

著 者:齐亚乌丁·萨达尔 译 者:马雪峰等

责任编辑:贺 萍 封面设计:陈 东 责任校对:陆 雨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 址:www.jlp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5395846

印 刷:长春市永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7 字 数:11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685-1

版 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 000 册

定 价:1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编委会名单

主 编：周殿富 韩冬雪

学术咨议(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俊人	马德普	马敬仁	丛日云	孙晓春
李 强	任剑涛	应 奇	何怀宏	林尚立
姚大志	胡维革	施雪华	贺照田	高 建
袁柏顺	徐湘林	夏可君	顾 肃	梁治平
曹德本	葛 荃	谭君久	薄贵利	

编 委：孙荣飞 朱海英 刘训练 彭 斌 叶兴艺
赵多方 陆 彬 王 冰 王 新

第一期执行编委：孙荣飞 朱海英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总序暨出版说明

自 19 世纪中后期西学东渐以来，在西方思想和相关书籍引入方面的成就可谓蔚为大观，但总的来说，大都强调系统理论的引进和评介。自 20 世纪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介绍和翻译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著作成为了“文化热”的先导，其中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以及《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等丛书曾经滋养和影响了数代学人的学术生命。

本套丛书立足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概念，虽名曰基本知识，却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学术普及，每本小册子的著者皆是该研究领域的专业权威人士。以往这类书籍的引进通常表现为编纂学科史的教材形式，将知识的引介停留在教科书的层次上。故此，作为单纯的基本概念的追本探源式的梳理工作略显不足，这也就使得研究者对各家各派的观点难以获得系统的了解。而从可读性和理论的深入性上来说，本套丛书既适合于初次涉猎该领域的非专业人士、本科生，成为他们的领航性的参考文献，也能够满足于此领域具有相当知识积累且有一定专深研究的研究者的专业化要求，因此能够将系统性理论的引入与基本概念的拓展齐头并进，可谓一举两得。

需要指出的是，该套丛书以社会科学自诩，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反映了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文化内涵和根本的价值取向，因此它并不具有自然科学本身拥有的客观性和普世性。毫无疑问，这套丛书是西方社会科学家以西方特有的文化视野和价值取向为基点，看待西方世界和社会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集中反映。对此，我们应该确立批判与扬弃、借鉴与建构并举的思想立场。毋庸置疑，在与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并吸收西方有益的社会科学文明的普遍性成果，借鉴和利用有益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经验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析框架。与此同时，我们也坚决反对食洋不化的崇洋心态和西化倾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观，在坚持学术自主性的“洋为中用”的前提下，实现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规范化、科学化。

编者

出版导言

东方主义 (Orientalism) 这一概念，所关涉的是“西方”表述“东方”的理论和实践。这种表述，有悠久的历史和其内在的逻辑结构。萨达尔此书，正是对这一历史和结构的一种梳理。在梳理东方主义的历史及其内在的逻辑结构的同时，萨达尔也梳理了晚近有关东方主义的诸多理论和批评，并讨论了东方主义在当代西方的演化和实践。

萨达尔将东方主义的历史追溯到公元 11 世纪的十字军东侵时代。正是在与东方的接触中，西方发展了其有关东方的观点，开始了关涉东方的想像。“从这一起源点开始，西方养成和发展了一种姿态、一些思想、以及一种操作手段，以之来解释、描述、建构、使用有关东方的思想”。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东方主义与东方无关。“东方主义并不是西方对一个确定的目标，即东方的外部凝视”，东方主义所关注的，不是东方，其

所关注的，是西方的智识关注，是西方关注的问题、恐惧以及欲望，但是，西方的这种关注是通过对于一个虚构的被称为东方的对象的想像来体现的。正如萨达尔所言，“东方是什么，这是一个多变的、不确定的一览表，东方是某物，其等同于作家、题写者、或者假想的观察者那时所欲使之意味的或想使之成为的事项。”西方对东方的想像和构建，并非为了理解东方，也不在于东方对自身的理解，通过对东方的想像和构建，西方所要解释、说明和论证的是其自身的时代关注。

如今，在欧美以及中国学界，对东方主义的阐述，最为人所知者，为已故巴勒斯坦裔学者萨义德（Edward Said）。萨义德于1978年出版了其著名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引起欧美学界的热烈反应，之后，各国学界也纷纷翻译此书，其对文化研究、后殖民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后殖民批评的经典著作。萨义德并不是第一个论述东方主义的学者，其对东方主义的阐述，也非最好。在萨义德之前，提巴威（A. L. Tibawi）、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阿卜杜勒-马利克（Anouar Abdel - Malek）、贾伊特

(Hichem Djait)、阿卜都拉·拉鲁伊 (Abdullah Laroui)、阿萨德 (Talal Asad)、潘尼迦 (K. M. Panikkar)、撒帕尔 (Ramila Thapar) 等学者对东方主义有不同程度的论述。提巴威 1964 年既已发表其经典性的论文《说英语的东方主义者》 (*English Speaker Orientalists*)，在这篇论文中，作为历史学家的提巴威，对东方主义有精巧的剖析。阿拉塔斯、阿卜杜勒-马利克、贾伊特等人对东方主义也有精彩的论述。萨达尔认为，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能够引起新的讨论，主要在于其三个革新性的特征：其一，在标准的学术和历史分析中，萨义德增加了文学批评的新维度；其二，萨义德将各类批评置于一个单一的多学科框架之内，这一框架将对东方主义的各学科批评转换成多学科的文化分析；其三，对福柯的话语理论语言和文化批评理论的使用。相对于之前的学者，萨义德没有提出任何新的问题，其论述也并非更“深刻”。其成功，与萨达尔所指上述几个方面有关，但也与其所处的西方宗主国学术机构的位置、文学批评的时髦风格有关，与萨义德相比，提巴威、贾伊特等人，不是身处第三世界，就是以非英语语言写作。如萨达尔指出的那样，“《东方主义》的成

功所建基的动力首先正是那将东方主义支撑为主要话语者”，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东方主义是一种人为的建构。这种人为的建构，妨害了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造成东西方的巨大误解，正如萨达尔所指出的那样，“对东方主义的讨论在于敦促人们远离这种误解，看清那些被隐匿的事物；在被数世纪的近视想像所歪曲了的图像中，辨认出一种与之不同的概图”，对东方主义的批评，其目的正在于为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找到一种新的基础。这正是东方主义批评的论题所在。

中国社会自 19 世纪后半叶以来，开始引进西学，自 19 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的变迁，深受西学的影响。对西方理论的引进和接受，我们需要有所批判和反思。东方主义批评对于我们的意义正在于此，它使我们明了东方主义在西方学术传统中普遍性。明了这一点，我们在看待和借鉴西方理论时，才能有所批判和反思，从而保持一种自我的“清明”。如本书的作者所指出，东方主义是西方对于东方的一种想像下的产物，是西方一部分人希望东方所应呈现的样貌，而不是东方真实的面目，其中充满了一厢情

愿的自我臆想的夸张和偏颇，更多的则是对于东方妖魔化的描述，作者在文章中引用了西方思想史中俯拾即是的对于东方的诋毁和侮蔑之语，（其中包括了对于东方各种文化形态可笑而偏私的误解：对于中国、印度、伊斯兰等丑化描述）并对其进行了非常深刻和严厉批评，并认为这些对于东方妖魔化的想像暗示了西方文明缺乏包容性和平等对待其他文化形态的信心。（对于作者虽然站在西方的立场，却能保持一种批判意识，我们是非常赞同的）虽然作者引用的许多文字反映了西方人在认识东方的过程中非常荒唐、可笑，甚至是黑暗的一个侧面，其中也确实包含了许多污蔑、偏激的段落，但是，由于本书作者的观点是建立在对之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的，这些段落是本书的必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除了对于个别过于露骨、淫秽，或者反动的文字进行删改外，基本上还是保留了其原貌的，我们在阅读时一定要注意到这些部分，应该对于它们进行分析批判，对于其中将东方妖魔化的内容更应该进行批驳，这也正是本书最重要的目的。

编 者

2005年4月20日

前 言

东方主义（Orientalism）问题，使得对其轮廓的剖析和展示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这正是其存在的事实之所在。由于东方主义的存在，我们对所处世界之事实的感知、表达和体验极为不同，并且相互之间存在巨大的误解。对东方主义的讨论在于敦促人们远离这种误解，看清那些被隐匿的事物；在被数世纪的近视想像所歪曲了的图像中，辨认出一种与之不同的概图。

客观而不偏不倚的东方主义是不存在的。在定义上，它是具偏见和派性的主题。涉及这一主题者，皆有其背景和理论。许多人的理论由这样一种假设组成，即考虑到东方主义的悠长历史，在这一主题之中，或在关涉这一主题的某处，存在着有关东方的真实的知识；这种知识能够用于发展一种对西方（the West）之东方（East）文化的理解。本书的任务在于打破这种假设，并表明，虽然东方主义事业已远过了其“销售日期”（sell by date），但它仍然在向新的领域拓殖。在学术以及

东方主义

文学想像方面有所收敛之后，东方主义已经转向了对电影、电视广播事业、以及 CD-ROM 的征服。今日，东方主义之主题并不仅局限于传统上的“东方”（Orient），也涉及到了作为其起源地的欧洲。

虽然东方主义确实存在，但是，其仍然只不过是一种人为的构建。其所构建的东方，与东方（East）内部理解的东方（East），即由东方理解的东方截然不同，且与之毫不相干。在这一主题内，没有路线图，没有路线来勾连这种分裂。东方主义之事实通常会妨碍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理解，这正是我的论题。我们需要从不同的前提重新开始，为与西方之东方关联的人、地点、历史、观念以及当前存在的真正相遇，找到一种新的基础。东方主义的整个事业包括这么多学术、文学以及想像性的文本，在其中，存在诸多危险，这是一项令人不安、不受欢迎以及令人烦恼的使命。它强烈地令人想起由刘易斯（Alun Lewis）的诗“马拉地加特山脉”（Maratha Ghats）所提出的问题。这首诗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刘易斯作为一名飞行员正在印度服役，这首诗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东方主义文本：

一千年徒然地就过去了吗？

另一个千年又要重新开始了吗？

对两个问题的回答正是克服重重困难写作一本有关东方主义的书之过程。是的，两个方面都是这样。作为有关东方（East）之知识的可靠基础，东方主义的一千年确实毫无益处；

另外的千年或者是敌对和非敌对 (non - and hostile) 遭遇之轨迹的延续, 或者标志一种新的起点。就写作而言, 最困难之处在于当面临如书库般浩繁的东方主义著述时, 承认我们真正一无所知。

我愿意借此机会感谢我的朋友玛莉·戴维斯 (Merryl Davies)^①, 在我写作本书的每一阶段, 她都提供了真正宝贵的支持和帮助。她有关欧洲和非洲西方历史的渊博知识、加上几乎是即问即答的记忆, 对我来说, 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令人惊异的源泉。我也要感谢史蒂夫·富勒 (Steve Fuller), 是他第一个建议我写作这本书, 我还要感谢维内·拉尔 (Vinay Lal), 他经常与我讨论和争辩这里提出的许多观点, 感谢朱丽叶·斯特恩 (Juliet Steyn)、肖恩·库比特 (Sean Cubitt) 以及 Sohail Inayatullah 的评论和批评。最后, 我要感谢盖尔·巴克斯维尔 (Gail Boxwell) 和柯林斯 (Aoife Collins), 感谢他们在本书探讨过程中给予我的巨大帮助。

① 玛莉·戴维斯 (Merryl Wyn Davies), 英国知名作家及人类学家, 也是英国 BBC 著名的宗教节目制作人, 其与本书作者合著有 *The No - Nonsense Guide to Islam, Why do people hate America?* (已有中译本) 等书。其还著有《了解对方: 形塑伊斯兰人类学》(*Knowing one another: Shaping an Islamic Anthropology*)、《达尔文与基本教义派》(*Darwin and fundamentalism*) (台湾已有中译本) 等书。——本书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所加 (下同)。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东方主义 (orientalism) 的概念 1

第二章 简短的历史 19

第三章 理论和批评 87

第四章 当代实践 123

第五章 展望后现代 173

注 释 190

译者后记 202

第一章 东方主义 (orientalism) 的概念

东方，位于西方东边的大陆，是一个充满传奇的地方。然而，实际上，（西方人）常常以讲故事的形式将其简化为一个事件、一部小说、或者一个传说。它引发人们的想像。因此，就让我们以一个故事来开头。一个在中国工作的法国外交官遇上了一个京剧“女”主角，并与之坠入爱河。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最终使得外交官受到审判并被控犯有间谍罪。这就是戴维·克罗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令人震撼的电影《蝴蝶君》（*M. Butterfly*）（1993）的基本故事情节。这部电影改编自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的一部舞台剧，电影剧本也是黄哲伦所作。“取材于真实故事”的《蝴蝶君》呈现了有关东方主义的一种完整话语。一开始，伽里玛（Rene Gallimard）是驻北京的法国使馆中的一个小官员，一个会计，精于算计，在同事中人缘不好。他是一个略显忧郁的男人：沉闷、优雅、有知识、羞于参加各种聚会。黄哲伦用“爱情故事”和伽里玛传记的方式勾勒出东方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主要论题。故事开始于1964年的中国，延至“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即1968年法国

东方主义

学生革命之前。故事发生的时间涵盖了越南战争时期。越战期间，法国充当了美国在中国的耳目。这一背景使得黄哲伦能够展示东方主义在政治上的实践运用；当他展开西方的权力政治（realpolitick）时，他精确地识别出西方精神中的东方主义病理学。二者不是相异的故事，它们是东方主义整体叙述中重要的组成因素。东方主义想像的病理学基础在于两种同时并存的要求：西方男性对于东方的神秘感和性事的个人要求，以及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教导和控制东方的集体目标。通过涉及 1968 年的学生革命这一参照，黄哲伦也将使用东方作为西方内部批评、要求改革的一个策略包括在内——巴黎街头的学生革命者们都挥舞着毛泽东的“红宝书”（Little Red Book）。因此，东方主义既服务于占有东方的外在个人和集体欲望，也服务于利用东方的内部要求。

伽里玛象征着西方，而作为伽里玛欲望目标的宋丽玲（Song Liling），则是西方有关东方的表述。西方和东方都不是均质的整体性实体；二者都是复杂、不明确和异质性的。过去和现在，东方都由西方东边的那些伟大的文明组成：伊斯兰、中国、印度和日本。西方不但不能否认这些文明的历史，而且，它还不得不承认它们的力量和财富。而且，正是其智力和军事的力量，以及经济和文化的财富引发了东方主义。如此，在地理上，东方主义是确定的——其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东方强大的文明对于西方文明的欲望是有诱惑力的；而且，在西方的攻击下，东方文明并没有立即崩溃。但是，西方自身并非一直是“西方”。作为政治实体意义上的西方概念可以回溯到